

西山鹅声

◆王向明



吸声、鹅叫声,人与自然、动物和谐如画。

现在,她害怕看到这些这样的场景。污水无处排放,她的鹅场又该何去何从?她深爱着太湖,她吃着她的水长大,她希望湖水能像小时候听到的歌谣里的样子。她也深爱着那些洁白的太湖鹅,它们一直陪伴着自己,从看着奶奶养,到学着妈妈养,到如今自己独立养,太湖鹅养殖,已经成了她生命里的一部分。

左手是骨,右手是肉,哪一个残缺,都是致命的疼痛。

三

驻村第一书记把李小河引荐给沐华的时候,她并没有一丝高兴。鹅场说不要紧了,现在来入又有什么?书记说,我就知道你为养殖场的事发愁,我跟小李来,就是来解你的燃眉之急。沐华不信,就凭你俩,能解决我这几千只鹅的污水排放问题?

书记说,咱们西山岛养殖场污水排放是共性问题,不单你一家存在,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,我跟小李这次来,一是带来了政府的扶持政策,二是带来了专业技术。

李小河刚走出校门,书记这么一说,他反倒有点不好意思,只顾红着脸摸脑袋。嘴上不善于表达,但肚子里的学问可装着不少,李小河大学学的畜牧业,毕业前阴差阳错去生态环境部门实习了一年。毕业后本来考进了西北老家的一家家禽研究所,刚好是苏州对口支援城市,这次人才交流,歪打正着到了西山岛。

李小河的老家干旱缺水,也正是这个原因,母亲给他起名小河,祈祷儿子长大了不再吃缺水的苦。没来西山之前,他只听说过太湖,面积只是一个数字,真正到了太湖边,他兴奋地冲着浩瀚的湖水扯着嗓子喊。他对沐华说,你们真幸福,守着这么一个湖,从来不用担心没水吃。沐华没离开过江南,外面的世界她只是从书上或是电视上看到过,李小河的话,让她第一次审视水的珍贵。

四

沐华承认,自己最初低估了李小河的水平。那个看起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家伙,谈起鹅的养殖头头是道。李小河站在晨光中大谈养殖场改造的那种自信,让沐华有点心驰神往。他指着东边的位置,那边我们挖一个鱼塘;指着南边的空地,这地种一片果树;再一指中间的地方,这边种上黑麦草和水稗草。李小河挥斥方遒的样子,肚子里装满了文韬武略。

说完鹅的养殖,李小河转到污水处理上:“咱们得上一套污水处理设备,实现养殖场内水的内循环,污水经过处理形成中水,用来灌溉果树花草以及鹅塘游泳用水,实现水的良性循环。”

作者简介

王向明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,鲁迅文学院第2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作品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啄木鸟》等刊物。荣获紫金山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扬州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

生态文学征文选登

1

大多数蘑菇一只“脚”就能站得很稳。它们总是在一阵大雨后突然出现,零星或者成群。

园子里大柳树下常年长着一种蘑菇,只要不是太干燥的天气,它们会一蓬一蓬地长起来,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衰老、黑化,化成一滩黑水。过几天,黑水干掉,遇上潮湿的空气又长起来。会有人将它们挖起来,舞弄一番后丢在一旁,或者干脆踩一脚,蘑菇们即使不满意也无法进行反抗。

后来知道,它们是晶粒小鬼伞,因为菌盖表面有一层晶粒状的菌幕残余而得名。

晶粒小鬼伞经常出现在老旧的墙根下,或者树桩旁等狗儿们爱撒尿的地方,所以又被称为“狗尿苔”。在它们“年轻”的时候,是可以被食用的,但是少有人知道。因为它们又轻又小,不值得费时费力清洗了来做来吃。而且在《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》中,晶粒小鬼伞、毛头鬼伞、墨汁拟鬼伞都被明确地标注为有毒,旁边印着它们黑化后滴着黑水水的图片,以告诫野生菌食用爱好者们。

没有专业知识的野生菌食用爱好者一向被真菌学专业人士瞧不起。在一个名叫“新雨后”的蘑菇群里,讨论野生菌的可食用与否被严格禁止。但是,总有不了解状况的初级爱好者们一边发送菌子的图片,一边问大佬们能吃不。大佬们像没有看见一样,对这一问题完全忽略,只给出一个长长的拉丁文学名,谨慎地将菌子分类到某某目某某科某某属。

不是所有的真菌都叫蘑菇。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类真菌属于蘑菇属,可以食用的牛肝菌、鸡枞菌、红菇、羊肚菌、珊瑚菌、青头菌、松露都分别属于真菌界不同的科目名下。人们凭着有限的、稀少的个人经验,主观臆断那些鲜艳的、长相奇特的、诱人的蘑菇是有毒的。相反,看上去朴素的、内敛的、寻常的被认为是无毒的,可以食用的。还有人以为蛤蚧可以吃的菌子,人类也一定可以吃了。但是往往在坚信之下,有些人送了命。

轻微的胃肠道症状对野生菌食用者来说算不得什么,有些人将这归结为食用野生菌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有人吃了菌子后,眼前出现一群小人儿围着圈儿跳舞,有美妙的音乐响起来。有的人因过于迷恋这种感觉,不忍它们在眼前消失,还硬挺着不肯去医院,甚至不肯上床睡觉,怕一睡着小人儿和天堂般的音乐就没有了。

有些菌子吃了之后让人狂笑不止,还有的菌子会让人体的横纹肌溶解,红细胞破裂,肝脏和肾脏受到损害。但是人们不容易预见潜在的危机,或者宁愿忽略可能的



野生牛肝菌

风险,横下心来冒死去尝试那新鲜。有人强调剂量,说食用某个数值范围内的菌子是安全的。

关于中毒的定义,人们的意见尚不能统一。在不同的区域,人们甚至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。一部分人认为鹿花菌可能导致不育,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鹿花菌烹调之后非常美味,给它标上三颗星。有些菌子从前说是有毒的,但是后来可以被食用了。也有些菌子重新被认定为有毒,比如油口蘑和蜜环菌。一些有毒的菌子在煮熟后失去毒性,还有一些需要被晒干之后才能拿进厨房。被确定为不可食用,并不等同于有毒,可能只是因为它的性质尚不明确。即使是同样的标准,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。

3

有预言说,我们迟早需要被真菌拯救。有人总结了六种可能发生的方式,并通过演讲广而告之。早有证据证明,数亿年以前,真菌的菌丝体产生某种酸和酶,使岩石出现凹痕,然



晶粒小鬼伞

2

生长在汾河西岸的泥脚儿童们被告知,吃蘑菇不可以吃辣椒,吃蘑菇不可以喝酒。儿童们听了箴言一样遵守,但后来发现,蘑菇和辣椒并没有不相容,所以大胆地吃了起来。长在坟头的顺滑的墨汁鬼伞,也大着胆子采了来。

在最初出去去采摘它们的时候,在泥泞的明亮的兴奋中,儿童们知道自己需要一只篮子来盛放它们,一只不太粗鲁的、宽敞一些的篮子。如果可以漂亮一些那再好不过。汾河西岸的儿童们建立了自己的秘密基地,知道在某个时间和某段范围之内必然会有某种菌子生出来,牢记并严守它们。挖出菌子之后,轻轻地将浮土和草叶复位,以便可爱的菌子们可以长期地、不断地生长。

有些牛肝菌长得“老谋深算”,它的菌盖下有几千个、几万个孔,可以产生数不清的孢子。有的菌子会有陈旧的气味,好像旧房子的气味,时间在里面沉默了很久,习惯、精神、气质也都传承了很久。

事实上,菌子的一生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短暂,相反可以存活很久。存在于地下的菌丝体可以存活几千年、绵延几百公里。你看到的迅速老化的蘑菇只是它们菌丝末端长出的子实体,相当于植物们结出的小果子。

菌子们既不同于可以光合作用的植物,也不同于可以自主运动的动物,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。

3

有预言说,我们迟早需要被真菌拯救。有人总结了六种可能发生的方式,并通过演讲广而告之。

早有证据证明,数亿年以前,真菌的菌丝体产生某种酸和酶,使岩石出现凹痕,然

后又抓住钙和其他矿物质形成草酸钙,进而使岩石粉碎,形成土壤。

植物的出现是后来才发生的事。相对于植物的自养,菌子和所有的动物一样属于异养,它们通过腐生、共生、寄生这三种方式来获取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养分,在这一点上,它们的本质与动物更为接近。

真菌具有极强的侵略性,其菌丝以极其隐秘的手法和智慧的方式在有效的范围内迅速蔓延,其完美程度堪比人类最先进的网络。

孢子无处不在,它们随风、随植物,随着牛羊、水滴、蜜蜂和蛾子们,飘散到任何一个你能想象以及超乎你想象的地方。在不知情的状况下,你可能吃掉无数个正在产生中的孢子。通过电子显微镜,我们可以看到孢子像间歇泉一样爆发,其速度往往胜过最敏捷的豹。

有人利用菌丝做包装材料,聪明的菌丝们在较碎的玉米秆里繁殖,腐生的真菌们向外分泌消化液,降解废弃的食材……正是有了这些过程,我们才不至于被垃圾包围,土壤也因此更加肥沃,生长更多植物。

如同人类长期致力于利用真菌,在和外界的关系上,真菌更具有主动性。比如,为了得到氮,杜鹃菌悄悄地从菌丝网里伸出套锁,瞄准线虫,引诱线虫钻进去,然后猛地收紧,向线虫体内注入毒素,于是线虫毙命,杜鹃菌得到线虫体内它所需要的氮。

这点值得人类研究学习。多数情况下,处于困顿中的人们只有很少的机会可以采取主动,对某些事物施加一些必要的影响,暂时忘却更多时候的无力。

并非矛盾非有不可,只是有时过于强大,不得不费些功夫。人们都是受了驱使,有了热爱,才得以成就些什么。

作者简介

张烦烦,山西太原人,散文爱好者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著有摄影文集《主张》。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如果说,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看春晚,是很多人以前过年的“标配”,那么,这两年,线上看“村晚”,线下参与“村晚”,已成为风靡大江南北、田间地头的一项“新民俗”。

唱身边事,演身边人,道家乡美,赞新生活——这些农民自编自导、自演自赏的乡土“村晚”,以乡村大地为舞台,或展现地方特色民俗,或生动讲述美好生活故事,或挖掘特色好物美食,说乡音、唱乡愁、舞乡情,不仅呈现了欢乐祥和的“新春大联欢”,而且展现了魅力乡村的勃勃生机以及乡村振兴的壮美新图景。

呈原味,展现地域文化大舞台

岁末年初,一场涉及大江南北、内容百花齐放的“村晚”大幕正在徐徐开启。

在湖北省,荆楚大地推出百场“村晚”提前过大年;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陘县,当地推出了以“年味儿井陘”为主题的12场文化活动……

这都是文化和旅游部安排部署的2023年全国“村晚”示范展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日,以“启航新征程,幸福中国年”为主题的2023年全国“村晚”示范展示活动启动。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上千场“村晚”将在中华大地的田间地头、阡陌纵横间上演。

为了扩大节目影响力、提升参与度,示范展示活动还将遴选优秀作品,通过《我的宝藏“村晚”》《我的“村晚”我的年》《我要上“村晚”》“村晚”多维度榜单、云上“村晚”展播等方式,线上线下联动,持续传递中国乡村文化新风貌。

南乡北镇,百花齐放。在这个包罗万象的舞台上,不少民间绝技、民俗活动等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将持续上演——气势恢宏的渔家大鼓,热闹欢腾的舞龙舞狮,龙飞凤舞的书法表演,铿锵有力的京剧联唱……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精彩表演,都是“村晚”的精彩组成部分。

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戈壁,从北方草原到南方湿地,从黄土高原到鱼米之乡,广大观众可以通过央视视频、国家公共文化云等观看与“村晚”有关的精彩节目、短视频、幕后花絮等内容,沉浸式感受“村晚”魅力,在一场场精彩的演出、一幕幕暖人的场景中,给一年来忙碌不停的自己最好的放松。

展特色,共绘绿色发展新图景

与“高大上”的晚会不同,由老百姓自编自演的“村晚”没有绚丽的舞台,没有专业的演员,却有谁也无法比拟的绿水青山为幕,田间地头、山川河水、街道广场等这些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环境,是“村晚”最美的舞台背景。

曾经登上2021年“村晚”展示平台的四川理塘、江西景德镇、江西浮梁等,都曾用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节目、别具一格的表演将当地的优美乡村风光展现给全国观众。

当然,更让观众念念不忘的,是声色光影背后传递的大江南北美丽乡村的绿色蝶变。

在浙江省丽水市,当地曾用一场山水相融的“村晚”惊艳观众。2021年,丽水市以“共村晚·同富裕”为主题,创新推



2023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陶梁村“总村特色村晚”



2023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特色村晚



春节流行看『村晚』

传递乡村文化新年俗

出“村晚山宴”高山美食、“村晚山路”乡村康养、“村晚山货”生态农产、“村晚山歌”艺术研学4种乡村生活方式,实景讲述原乡人、归乡人、新乡人的故事,让观众在“行进式游村”途中,不仅沉浸式体验了绿水青山的美丽景色,更感受到了火热幸福的乡村生活。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,83岁的老人姚秀英曾登台表演自创的快板书《夸夸咱们的新农村》,引发了强烈共鸣。她表达的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变革,环境更好了,道路更宽了,百姓生活更幸福的真实状态。

凝心愿,幸福生活向未来

“上了舞台能演戏,卸了戏妆能种地。”随着日子越过越好,如今基层老百姓更乐于展示自我,为家乡叫好。

节目中,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忙碌、美丽迷人的风光、硕果累累的喜悦、日新月异的变化、自信昂扬的精气神儿,都传递着老百姓如今的幸福美满,承载着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更多期盼。

如今,“村晚”活动的大力开展,已经催生了大批原创作品和文旅IP,带动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开展。有些地区还推出了专项资金,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机制。

此外,借助“村晚”平台推出的特产好物推荐、特色文旅等形式,更延展着“村晚”的生命力和影响力:重庆的桂花露、黑龙江的赫哲鱼皮、江西的浮梁红茶……一件件承载着当地乡村风物与乡土文化的“好物”,借助网络的力量,传递到千万个老百姓心中。

一曲笙箫贯古今,一首村歌诉心声。在兔年春节来临之际,我们不妨线上看“村晚”,线下参与“村晚”,看乡村大戏,赏山水美景,在感悟浓浓年味的同时,共同企盼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图片来源:央视网